

# 拨开迷雾探昆仑

□ 邢合顺



万山之祖,华夏之根,这就是——昆仑!

昆仑,是东方文明的圣殿;昆仑,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昆仑既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曙光,也是贯穿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最重要的文化动脉,更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象征。赫赫我祖,源自昆仑;巍巍昆仑,万山之祖。昆仑,是我国昆仑神话体系的地理核心。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高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高度。

远古以来,昆仑和黄河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这一切黄色象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作为黄河源头的昆仑虽然被认为是古代神话,但在古人眼里,则具有地理学的真实意义。《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

首;“中国川源以百敏,发源于四岭,而河为宗。”

上古文献中的“昆仑”,与中华历史的太多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比如《山海经》中记录着的夸父追日、共工触不周山、禹杀相柳及布土、黄帝食玉授玉、共工与颛顼争帝、黄帝娶嫫祖、西王母与三青鸟等众多历史传说,皆与“昆仑”密切相关。这昭示出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昆仑必出自中华先人生活的核心地区。

青海不仅是黄河的发源地,也是昆仑的故乡,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播地。然而,昆仑这座高高的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巍巍大山,却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地理的变化和人类生活的变迁,而被遮上了一层浓重的面纱。重重迷雾之中,人们不敢相信,中华文明的上古历史,竟然发生在青藏高原这样自然环境

极其恶劣之地,这不仅使得今天的学者争论,就连当年赫赫的大史公,也不敢相信《尚书》、《山海经》等的记载。

历时历代,炎黄子孙苦苦求索了几千年。如果说昆仑是古今学者最为关注,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名,恐不为过。自屈原《天问》发出“昆仑县圃,其尻安在”的疑问,千载而下,学者始终没有停止对昆仑的探索。然而,却一直是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九下所云:“昆仑所在,言人人殊。”或许正是因为昆仑的难以索解,毕沅干脆说“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

自商周时期记载的“昆仑”和两千年前汉武帝命名的“昆仑”,中间存在着长达千年的断裂。经皇权的文化传播,反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赫然取代了原本的那一座“昆仑”。之后,时光荏苒,岁

月如梭,人们一代又一代模糊着前人的记忆,大史公苦苦寻觅的“昆仑”,只有越来越被遗忘。

这座中华民族的圣山祖山,从来没有消失在华夏子民的记忆之中。然而,由于对历史的逐渐模糊,昆仑和西王母的记载和传说,越来越被人们当成了神话传说,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昆仑”在哪里?春秋时代的孔子,囿于儒家治学风范,“不语怪力乱神”;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由河西走廊到新疆再到中亚西亚,以为“穷河源,见昆仑”,从此开始“昆仑”在天山、于阗、祁连一线的谬误传说。两汉时代的司马迁、王充则对张骞的考察结果颇有疑惑,而对“昆仑”采取“余不敢言”的谨慎态度。史学家班固在著撰《汉书·地理志》

时,便摒弃了张骞河源在于田以南的说法,而是按照《禹贡》中“织皮昆仑”的指向和《山海经》中昆仑之丘的方位,明确地把昆仑置于金城郡临羌县以西:“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弥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晋代学者郭璞在《汉书·地理志》临羌县条目下加一注释云:临羌县“西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到大唐而大昆仑出焉。”这两段记述相互印证,把昆仑的地理位置明确地指了出来。

近现代学者对周穆王西征地理的考证,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至远者如顾实,他认为穆王西行横跨欧亚两洲,直达华沙平原;至近者如常征,他认为穆王西行不会超出今甘肃、青海一带。日人小川琢治认为穆王西行的终点“西北大旷

原”即今新疆天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今人王贻梁、王天海等亦赞成此说。

目前,可以统计到的,有“新疆说”、“甘肃说”、“青海说”、“西藏说”、“四川说”、“云南说”、“宁夏说”、“秦山说”等,还有“巴比伦说”、“中亚说”、“东欧平原说”、“黑海、里海说”、“非洲说”、“印度说”,各执一词,聚讼纷纭。(上)

(原文刊发于6月13日《青海日报》)

## 秋分近至

□ 冯尚玉

晨光里开了窗户  
向着最短的距离挪动  
炎夏的热情  
被沁人的凉爽盖住

晨曦刚露出山头  
地上的影  
缩短成  
午后的样子

北半球步入了秋季  
南半球却是春暖花开的日子  
秋天的收获  
挤满每个人的心里

沉甸甸的分量  
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美好的画图啊  
又一次袭上眉心

## 蒙藏兄弟

### ——赋诗一首庆贺自治州成立六十周年

□ 切生

蒙藏兄弟,  
我们曾在迁徙中相遇。  
那时虽有爱情的传说,  
更有盗马贼的骚扰。  
虽见到牧草丰茂,  
但见不到牛羊满山。  
格桑花虽然绚丽,  
但常被寒霜袭击。

谁明白?  
一曲复读沧桑的记忆,  
一壶浇灌忧愁的残酒!

蒙藏兄弟,  
那一年庆贺自治州诞生,  
我们的纪元从这里开始。  
聚宝盆为此向我们献瑞,

满山的牛羊膘肥体壮,  
田园里瓜果飘香。  
谁预言?  
高楼里唱起古老的牧歌,  
举金杯敬四方朋友!

蒙藏兄弟,  
为了铸就辉煌的明天,

满腔的壮志冲向九天。  
马蹄的声音如鼓如雷,  
誓把八百里瀚海赤金镶嵌。  
谁疑问?  
再一次书写昆仑的神话,  
摘一朵灵芝献给伟大的母亲!  
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成立  
六十周年。

## 流年

□ 李欣玲

写道:“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为谁记住,谁为我落泪,我为谁狂欢,谁又为我落寞……都一一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笺,一声问候,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沉淀。

我细心的收藏着每一件我所能记住的东西,礼物,音乐,糖果和那些特定的称谓。很多时候,我们的世界太过喧嚣和尘埃,我看不见那些为我们疯狂挥霍年华里的成长,看不见那些为我们疯狂追逐梦想的

期待。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也许我得到了很多,结果都被时间一一带走,留给我的只有踟躇前行。

也许我们还是稚嫩,如同那茶树上的新绿枝桠,不够时间,不够经验,不够资格去成为能泡制出浓郁香气的香茗,能做的唯有等待,等待一天天慢慢老去,“历练”把自己融成能穿越千山万水障碍的“强者”。

曾几何时,我会期待有一天我们银丝白头后的场面,一群群稚嫩的面孔变成了陌生的脸,就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在镜子里的轮廓,那时的空间是不是早已变迁,我们是

否还在彼此的世界,也许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心里,默默呐喊。

流年,岁月,时光,青春。真不希望你带走那些有我的记忆,好的、坏的、傻的、笑的、哭的……其实被记住是一种温存和感动。生命如此辽阔,我穿越了起点,但不愿意见终点。慢慢的追逐,慢慢的失去,慢慢的得到,然后在记忆里酸甜苦辣一一显现,看谁人上演了最华丽的剧集,谁人书写最动人的篇章,然后一一勾勒出了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幽幽月光,坐着摇椅慢慢细品。

## 欢庆建州六十年

□ 王明政

海西空中锣鼓喧 瀚海热热闹闹空前  
各族人民迎盛典 迎来州庆华诞天

六十年前喜建州 蒙藏自治展鸿猷  
城乡居民欢欢庆 和谐幸福福愿酬

经济振兴拓地区 开发瀚海前景美  
勤劳致富小康现 市场繁荣惊巨变

奋发图强创基业 民族团结肩并肩  
环境治理城乡美 携手创业树新篇

蓝图绘就显奇功 巧绘地方新壮锦  
发展和谐新气象 海西无处不春风

百行各业全发展 和谐社会新风范  
借鸡生蛋引外资 繁荣经济道路宽

欣逢盛世庆佳节 各族人民大团结  
百花竞艳新时代 经济腾飞跃向前

六十年来岁月稠 辉煌成就占鳌头  
回眸创业坎坷路 展望兴州宏伟图



## 第六辑 昆仑山下

## 在死亡谷(上)

那梭郭勒河汉语是:精细的河,当地人俗称“头发丝”。那是因那梭郭勒河没有河道,山上的雪水融化后四处漫来,很快就被干旱的戈壁大漠晒干吸净,戈壁大漠上仅留下发丝般渍渍印迹。然而不竭的雪水给那梭郭勒河不懈的动力,“精细的河”将生命延续给胡杨、红柳、骆驼刺、芨芨草……当我们来到那梭郭勒河时,由于昆仑山区连降几天大雨,河水不再细如发丝而是瞬间聚为满头黄发,狂放不羁呼啸而来。司机梁师傅说:“百年不遇,看来要发洪水了。”当年的“马步芳小道”已被洪水淹没,传说,当年号称“西北王”的军阀马步芳曾派识途老马探路,然后指挥万马奔腾,硬是用马蹄踏出这条西行“小道”。世界海拔最高的花土沟至格尔木的435公里的石油长输管道,就是取道老马识途的捷径而敷设的。

那梭郭勒河旁有个地名叫做“托拉海”,汉语为:胡杨。胡杨生命之魂与河流不息共存为大漠之冠。可惜,汽车与托拉海擦肩而过,还没来得及和胡杨零

距离,胡杨便渐渐远去了。唯有成团成团的红柳仍在向四外蔓延辐射,一望无边,与天相会。这漠之精灵,与风共舞,与雪同活;与人类共寿百年,与日月同辉万岁。其种子随风而飘,悠悠然自然落地随遇而安,就地扎根,浅则10米,深则30余米。其根系密如渔网粗如房梁,根藏中华之瑰宝苜蓿。倘有能工巧匠用艺将其根雕为木,遇火不燃,水浸不腐,虫蛀不蠹。藏族同胞虔诚地称其为“观音柳”、“菩萨柳”。

再往前走,连红柳也渐为稀少。这那里有个极恐怖的地名:死亡谷!这里是著名的风口,一年十个月大风,飓风、沙尘暴遮天蔽日铺天盖地横扫千军如卷席。

死亡谷,古来白骨无人收。死亡谷,古来征战几人还?我们走进死亡谷,追寻着红柳血色花红的种子,真诚地去景仰它的根系。

害,这个地方蒙语叫:甘森。翻成汉语后——我张着大嘴像喝了一大口黄连——它竟叫:苦水!

看得出来,热泉站的教导员已在门前等候多时了。我们握手时,他那黧黑多皱的脸面很熟,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不敢相认。我们跟随着他走进甘森热泉站。站内管道纵横,水泥地上不见一抹浮沙。置身于茫茫沙海的死亡谷,这里却创造出难得的一方净土。教导员笑笑说:“这不难做到,持之以恆就可以了。每天工人交接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清理积沙。过去人们知道红柳根值钱,最头疼的,便是盗挖红柳;现在知道管道里的石油值钱,开始疯狂地盗挖管道。手段之隐蔽,技术之高超,我们管辖着100多公里的管道,防不胜防啊。”我不由感叹:人啊,黑心是没有头的,在苦水中锈死的灵魂谁能拯救?

在泵房里,却正进行着一场灵魂的对话。每个加热泵的胸前都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  
你眼中留神,我心中留意。

你谨慎每一秒,我舒畅每一夭。  
动脉畅通是我生命的延续,平平安安是我幸福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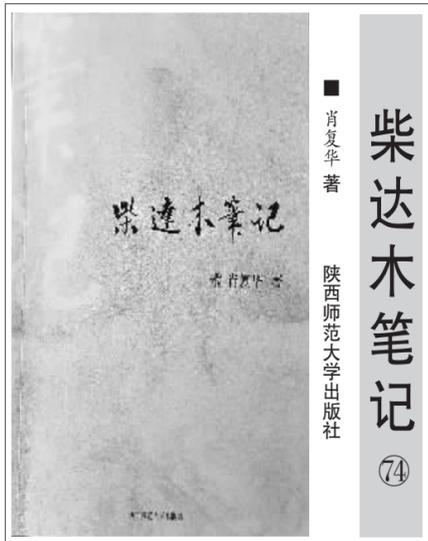
……  
这是谁与谁的对话?是有生命的机器与活着的灵魂的暗语吗?还是活着的灵魂把钢铁的机器等同于自己的生命?我物我两忘了,这里是一方净土中的一隅圣土,物随心生,境随心转,这是一个高境界。我敢说,给加热泵发明这个用胸牌来表达心语的人,比发明热泵的工程师都要高明。他是灵魂的工程师。

热泵站旁也有一座温室大棚,比七个泉大棚种植的品种要丰富。地上土豆白菜,架中黄瓜西红柿,琳琅满目诱人信手尝个新鲜。我不忍下手,我知道在死亡谷这新鲜来之是多么的不易。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给我摘来了西红柿嫩黄瓜。我只拿了一个西红柿,却久久舍不得把它放在嘴里。教导员说:“吃吧,没关系,它还会长。”  
我相信,它还会长,便咬了一口,沙

甜沙甜的,只有在儿时的北京才吃过这样甘美的西红柿。久违了,没有被污染的西红柿,像一颗心,净化着我心灵的眼睛。我突然想起他:“哎,你叫什么名字?”  
正弓腰采摘的他回头答:  
“宋代勇。”

是他!二十年前,我们报社的模范通讯员。二十年不曾相见,岁月的沧桑竟把我们雕刻得互不相认了。当我们紧紧相拥时,他手中的西红柿与我眼中的泪花一起滚落在死亡谷的大棚里……  
二十年前,刚刚二十岁的团委干事小宋被调到甘森筹建泵站。白天,顶着风沙的嘶吼,他们亮开嗓门与风搏斗;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吼累了,该歇歇了。是啊,风也有累的时候,当风孤独得不知躲到哪儿歇息时,便是小宋他们最快乐的时光了。他们像红柳的种子一样赤裸裸悠悠然地钻进大漠,安然地享受着“太阳沙浴”的恩赐,惬意着石油从脚下汩汩流过的激动与欣慰。



肖复华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柴达木笔记 ⑦④